



茗边老话



閏中秋月

蘇軾中秋

閏魄澄輝因懷勝

經月免使詩人嘆

萬象欽光增浩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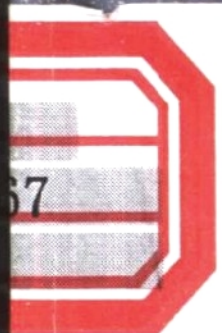
夜助輝煌鱗雲清

田張秉興能無賦詠



亡国之君

金性尧著



社

■ 中国的皇帝那末多，大海茫茫，究竟写哪几个？集中写亡国之君，便有一个边际，似乎也有些创意。

■ 亡国之君，不等于全部都是昏君。而有些亡国之君确是历史的抹布，怎样宽大为怀，也是难以怜惜。


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
装帧设计：郑在勇



茗边老话

ISBN 7-5382-5303-3



9 787538 253030 >

ISBN 7-5382-5303-3/1·391

定价：10 元





* T188684 *

亡国之君

金性尧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亡国之君 / 金性尧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9

(茗边老话)

ISBN 7-5382-5303-3

I. 亡… II. 金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皇帝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古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5371 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

美术编辑: 宋丹心

技术编辑: 袁启江

责任校对: 王玲

装帧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40

字数: 34千字 印张: 2.6

印数: 1—5000册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0.00元

雜花當路兩徘徊人到斷崖
雁未回我是遊山兼禮佛
世尊悲憫一羣來

錄舊作雁蕩

戊寅孟夏金性堯

序 言

香、茗之用，其利最溥。物外高隐，坐语道德，可以清心悦神。初阳薄暝，兴味萧骚，可以畅怀舒啸。晴窗拓帖，挥麈闲吟，篝灯夜读，可以远辟睡魔。青衣红袖，密语谈私，可以逐情热意。坐雨闭窗，饭余散步，可以遣寂除烦。醉筵睡客，夜雨蓬窗，长啸空楼，冰弦戛指，可以佐欢解渴。品之最优者，以沉香、芥茶为首。第焚煮有法，必贞夫韵士，乃能究心耳。

《长物志》中的这一段文字，好像是为香、茗做广告，现在把它抄了来，却只为它意趣好，意境好；是否有沉香、芥茶，尚在其次。何况，这里才只借了一个“茗”字来。

如今出版丛书成一大风气，心里其实不很赞成。所谓“茗边老话”，似乎未能免俗，也成了套丛书。但它的本意原只在用一壶香茗，串起零落散漫的故事。有了这样一个名义，作者、读者，便都可以聚拢来，讲故事、听故事。虽然，这故事未必得自香茗，而多半得自阅历，得自学识，得自志趣，乃至得自性情。总归是平实、疏

朗、清清明明的文字，思旧忆往，谈天说地，或关乎国家民族，或只是一家一人之悲欢，江山丘壑，曲径幽窗，皆成风致。而有了这虚设的一壶一盞，则不必月夕花朝，风细帘轻，相识与不相识，都可以聚拢来品一品，听一听。“茗边老话”，与其说是一套丛书的名称，不如说只是一个聚会或曰雅集的名义。聚会中讲的故事，也便如这聚会，无始无终，聚散由人，即便得自学识者，也多半“取语甚直，计思匪深”，而只待“忽逢幽人，如见道心”。“茗之用，其利最溥”，此之谓欤！

《读书》十年，常与佳茗之会。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”。最常思念的，便是这聚会和聚会中人。今借友人之力，试以佳茗拜邀，竟重得雅集，重得晤对。只是一点私心，本来深藏，却因被硬派着交代缘起，才把它写在这里。好在这聚会从来是开放的，假公济私之罪，或可不问罢。

戊寅七月半 脉望拜识于万象书坊



夏桀与末喜
纣之不善
褒姒之笑
夫差之亡与西施之沉
始皇与二世
鸿门宴之谜
曹操逼宫
乐不思蜀
王浚楼船下益州
锋刃穿背与青衣行酒
无愁天子齐后主
陈叔宝的心肝
天子自有死法
纥干山头冻杀
小楼昨夜又
靖康之变与臣
太阳明朱
后



夏桀与末喜

亡国之君大都为昏君，在中国帝王史上，亡国之君而又兼昏君的，第一个应推夏桀。夏桀是怎样灭亡的？传统的说法是因为宠爱了末(妹)喜。夏亡商兴，商的开国君主是汤，辅佐他的良臣是伊尹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桀为无道，暴戾顽贪。……汤乃惕惧。忧天下之不宁，欲令伊尹往视眈夏，恐其不信，汤由亲自射伊尹。伊尹奔夏三年，反报于亳曰：桀迷惑于末喜，好彼琬、琰(两个美女名)，不恤其众，众志不堪，上下相疾，民心积怨……伊尹又复往视眈夏，听于末喜。末喜言曰：‘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，东方有日，两日相与斗，西方日胜，东方日不胜。’伊尹以告汤。”

这段文字，后世学者注解纷纭，大意是：商汤为了要探取夏桀的情报，事前由汤以箭射伊尹，



故意射而不中，又使其他间谍散播其事，以此取信于桀。伊尹乃逃至桀处，居留三年后，便到亳邑向汤报告桀的恶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伊尹又向末喜探取情报，末喜便告以天子的梦境，想必是桀惊醒后于枕边告诉她的。

这段故事，实在太离奇了。夏桀与商纣都是昏君，昏君不等于蠢才。夏商是两个对立性的部落，



居然可以这样随便跑来跑去，而且一住三年，毫无觉察。末喜既是桀的宠妃，怎么会把天子梦中的事情告诉来自敌方的伊尹？

《竹书纪年》上却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“后桀伐岷山，岷山(猷)女于桀二人，曰琬曰琰。桀受二女，无子，刻其名于苕华之玉，苕是琬，华是琰，而弃其元妃于洛，曰末喜氏，末喜氏以与伊尹交，遂以间夏。”

原来末喜氏因失宠而妒恨，给伊尹以可乘之隙，与她结交，末喜就成为女间谍了。方诗铭、王修龄的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引范祥雍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》云：“按《孙子·用间篇》：‘昔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，……故贤君明将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。’伊挚即伊尹，与此‘遂以间夏’合，可以为证。”外部的间谍，必须有内应，内应莫过于后宫，因而会将天子梦中之事也知道，商汤听了，自然更增加了灭桀的信心。

可是末喜的甘为间谍，究竟是不是由于失宠被弃的缘故呢？《国语·晋语》云：“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。妹喜有宠，与伊尹比而亡夏。”（注）则妹喜并非失宠而是得宠，要把桀迷得昏头昏脑。但她既受桀之厚宠，为什么还要做伊尹的内应，必欲灭夏而后快呢？因为有施（部落）人被征服后，便用美人计将妹喜献与夏桀，桀中计而夏亡，就像越人进西施于吴王一样。按照《晋语》所说，她还是一个为国复仇的巾帼英雄。世但知西施之亡吴，却不知早于西施一千余年前，还有一个亡夏的妹喜，可是大家却把她看作不祥的坏女人。

书不可不多读，但多读了往往会把头脑淹没在浆糊缸里。

注：《国语·晋语》一也有“妹喜有宠，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”语。旧注：“伊尹欲亡夏，妹喜为之作祸，其功同也。”意为就亡夏而言，则妹喜之功与伊尹相同。



纣之不善

纣是一个暴君，历史已有结论，暴的程度如何，子贡却说过话了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恶居下流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这话说得很精辟：一居下流，百口难辩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也说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他在《滕文公下》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，环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，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，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”这样看来，纣之前已出了几个暴君，民间也时常发生暴行，乱之已久，只是到了纣统治时，天下又大乱了。

崔述根据《尚书》的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等所记，在《商考信录》卷二中，归纳纣之不善，约有五大端：一是听妇言，二是酗酒，三是怠于祭祀，四

是斥逐贵戚老成，五是收用奸邪小人。这五点似也不够成为亡国之君的条件。

崔氏又说道：“微子与父师所言失道事，不过沉酗于酒而已(注)，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。曰‘殷罔不小大，好草窃奸宄’，曰‘小民方兴，相为敌仇’，曰‘攘窃神祇氏之牺牲牲’，曰‘斂召敌仇’，曰‘罪合于一’。此皆殷民风俗之敝，非谓纣也。”用现代语来说，殷民无论下层上层，无不掠夺盗窃，作恶为非，百姓群起而与官员为敌，盗窃祭神的猪牛羊三牲而暗藏起来，吃掉也没有祸祟，这些罪人合在一起，受害者无处申诉。可见当时的殷商社会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。当然，这责任还在于上梁不正。

上面提到，纣王的第一条罪名就是“听妇言”，这显然是指宠爱妲己了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武王克商之后，“遂斩纣头，悬之白旗，杀妲己。”可是这妲己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呢？据《国语·晋语》



一：“史苏曰：‘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。妹喜有宠，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。殷辛（指纣王）伐有苏，有苏氏以妲己女焉。妲己有宠，于是与胶鬲比而亡殷。’”据旧注，胶鬲是殷的贤臣，自殷适周，佐武王以亡殷。这样说来，妲己在促成殷纣的灭亡上，岂非和胶鬲同样有功么？

克商之后，武王曾封纣之子武庚禄父，以续殷祀，命管叔、蔡叔监视。武王崩后，武庚便与管叔、蔡叔作乱。管蔡之乱，是周室内部矛盾，说起来很复杂，还要牵涉周公，武庚之叛，南宋陈亮《龙川集》卷十三，在肯定了武王伐纣为拯救人民的义举同时，又以武庚为忠臣孝子，这话也不无道理。

夏曾佑《中国古代史·桀纣之恶》云：“中国言暴君，必数桀纣，犹之言圣君，必数尧舜汤武也。今案各书中，所引桀纣之事多同，可知其间必多附会。盖既亡之后，其兴者必极言前王之恶，

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，天下之戴己为甚当，不如此不得也。”下举桀宠妹喜，纣宠妲己；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，纣为酒池肉林，为长夜之饮；桀为琼台瑶室，纣为倾宫瑶台；桀杀关龙逢，纣杀比干；桀囚汤，纣囚文王；桀曰时日曷丧，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。夏氏：“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，未有为恶而相师者也，故知必有附会也。”这话其实就是上述子贡说的注脚。

注：殷人之酒尚醴，即甜酒，是和水的。殷周之际，酗酒之风，确很盛行，《尚书·酒诰》曾传谕臣民，谁如吴聚众酗酒，就要杀他们的头。但我们看了《诗经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，周人酗酒也不减殷人，醉得神智完全失控，“彼醉不臧，不醉反耻”，不醉的人反而要引为耻辱。大概周之酒质，比商代又强烈了。



老舍

褒姒之笑

杜甫《北征》中有这样两句诗：“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。”这是把杨贵妃比作末喜、妲己、褒姒三个亡国的女人。但这两句诗在修辞上却有毛病：既称夏殷，下句即应作末妲，如说褒姒，则上句应作周殷。可能是诗人一时笔误。也有人解释说，称夏殷即包括周，称褒姒即包括末。这说法总觉得强词夺理，仇注杜诗，径改为“中自诛妹妲”，更不妥当。李商隐《华清宫》的“未免被他褒姒笑，只教天子暂蒙尘”，也未免显得刻薄了。

在夏商周的女祸中，褒姒是第三名，她的来历也最为神奇怪诞，就像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妲己一样，所以也不必介绍了。骆宾王《代李敬业檄》的“龙漦帝后，识夏庭之遽衰”二语，即用褒姒出生的典故。